

VOGUE MUSIC

2005.07

万方数据

THE MOST VOGUE MUSIC MAGAZINE OF CHINA COMBINE THE POWER & BEAUTY TOGETHER 中国火



9 771005 462001

光荣属于大局,啤酒属于庙会

乱弹 2006 迷笛音乐节

meltban



谁都看见了，迷笛音乐节已经变成一个更庞杂、更含混、更一言难尽的名词。它有了规模，有了足够去繁殖、分化和串联的精气神儿。或者简单的说，它进了城，暂时稳住了阵脚，不但节日，而且庙会，放眼望去，繁荣景象。

那么，光荣属于谁？资本还是铁托？或者，以他妈的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？像狗屎台晚会一样，把奖章颁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、工作人员、到场嘉宾以及驻守边城啃方便面练 solo 的战士和幕后腆肚子签批文的领导？

喝酒喝酒。

5月4日青年节的晚上，刚下完雨，比较冷，我和朋友们在公园河边的餐饮区喝下半杯酒，远处的舞台上乐队已下场，灯光大亮，主持人在念着音乐节闭幕时的致辞，那真是一片连绵不断的感谢，感谢来宾感谢领导感谢老板感谢职工。够智慧够周到，够中国特色够不伍德斯托克。往深处想，这里面也许还反映着曲线救国的仁人志士的无奈和成熟。

不管你听完或者听不完，总之得理解万岁。理解万岁的青年们可以抖抖头发上的水珠子，打道回府了。飞得再猛再 High 的鸟，在这片祥和之中，也该倦了，乏了，恹恹的归林了。

用句鹦鹉和阿猫阿狗都会说的话，这就是现实，这就是国情，这就是做事情要付出的代价。于是，摇滚进城后就得念裹脚布一样的祝词。

凭什么？

不凭什么，这四天不是有你爱的摇滚乐吗？有远方的哥们来相会吗？怎么着也来了，也爽了，最后就因为一个祝词你还生气，何必呢？要顾全大局，要考虑主要矛盾，要团结一致向前看，迷笛的明天会更好……

够了，没错。应该忘掉它，忘掉它的同时意味着也要捎带着忘掉别的，比如高价商品，比如不让带水进场地的霸王条款，比如历史上最糟糕最龌龊的主舞台阵容……这逻辑推演到最后的结果是，忘掉你到底爱的是个什么东西，坚持的是个什么劲头？

我知道，有人早忍不住要喊：光荣属于大局。

可我所在乎的一切，跟所谓的大局又有啥鸟毛关系？

或者换个口号，永远资本，永远把蛋糕做大；假如你不明白，也许有人会语重心长的告诉你，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摇滚乐，才能可持续发展摇滚乐，才能繁荣摇滚乐……对啊，是选择绿林好汉式的在山脚下聚会乐和乐，还是选择土豆进城，翻身做蛋糕？这是现实，重要的是，翻身做蛋糕的现实已经存在了，虽然谁也知道我们头顶上有更大的一只手，随时可以翻转乾坤。但趁着眼前还太平，应该赶紧让蛋糕滚成钞票的雪球了。

道理太多了，道理都写在脸上。

他们在说，你来看啊，音乐节，大台子，资本空投，摇滚盛世，好一个了不起的辉煌开端，资本和权力交配的不错且互动的良好，那么得需要广大青年的理解支持外加配合……你还不满意，这总比大家一起饿死渴死，没演出条件没演出机会强吧？就这样，（总是这样，又是这样）起点变成借口，手段转化成目的，机会搞定理想。

好吧，大家都是苦出身，都是火力壮机会少，都是……不管怎么着，现在也都来了，只是，能不能别光有你们家的大局？

那边用行动回答了我们：不行！总之要大局为重。

听着玄乎，其实大局无非就是政治点头，经济搭桥，文艺唱戏；无非就是保证安全无公害，保证不出乱子光出票子！

如果酒吧里的革命不叫革命，那酒吧里的局自然也不能叫局。只有奥运式的，大庙会式的，万人腰鼓八卦太极式的，才叫戏，才入得了局。迷笛也称得上万人如何如何了，够大了，够大局的资格了。

大局的特点是一切琐碎的玩意，一切细枝末节可以忽略不计。在必要的时候，为保大局的旗帜大倒，也可把最重要的东西也说成是劳什子细节。

有句名言说，神在细节间。对不起，大局当前，这是扯淡。

所以，乐队不好没关系，这完全是个小细节。现在迷笛已经是个大节日，大家来这里，图的是气氛。一帮子四五流的乐队上去演就行了，还可以美其名曰是给年轻乐队机会。

至于调音，那就更算不了啥了，照顾好几个重点乐队就行了。有的初来乍到的小哥们插上线就开唱，行，甭管他！

音乐真不重要，不但没气氛重要，而且没矿泉水重要。你要说没大粪重要，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。因为你在场子里不听音乐，但时间长了不喝水不上厕所恐怕不行吧。

所以，水的问题是大问题，谁也不能带进场地。而场地里的水，卖两块钱一杯。

酒五块钱一杯，算起来比水便宜。

至于饭菜，除了难吃和贵以外，没别的缺点。

跳蚤市场在强大的机器面前就是个跳蚤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取缔。但话说回来，在这个社会，这个大环境……你也明白，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多了。但请注意，这不叫纵容，这叫含糊和开恩。门口的牌子、网络上的告示照样赫然入目，提醒着跳蚤：我们这个安定团结，和气生财的大局，并不欢迎你。

四天内其他各种见闻略去两千字。

说点高兴的吧，毕竟有高兴事儿。比如我们还是能看到些好演出，还是能偷带进来一些水和酒。

说到演出，那肯定先提到姚大钧，他在小舞台的表演真个儿让人有上天入地的感觉。

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，长得像香港老影星狄龙的某个中年亲戚，同时又有一派洋气，严肃的教授气质。

他带着自己的苹果笔记本上台，开始先是一片混沌的气息，悄然而至，步步为营，让人很容易出神和走神。小心的，绵延的低音逐渐开始细密的翻滚，不时加入一些不安的噪声，之后则出人意料，居然是节奏，一连串法度严谨，清晰明快的节奏，其中的那些个音色啊，全是我喜欢的，它们有着骨头一般的质感，争先恐后的闪出流星的灵光。

一切都是在漂亮的推拉，叠加，混合，漂移，攀到一个个高峰，然后在绚烂的瞬间停留，陡转。奔流着数学的美，经验的美……

最终降落到台下的一团关乎脑袋，脖子，身子和草地的，无法名状的感动。

收尾部分圆满，稳当。所有叮当的，铿锵的，弹跳的，分身术的，下咒的，游龙狂舞的声响，一古脑儿归隐于噪声的乌云里。

之前一天表演的王凡也很厉害。在算不上太暴烈的噪音波浪下，那些细节上一层层的转换都很沉稳。个人认为，以境界论，王比姚毫不逊色。

大舞台上唯一让我跳起来的就是 Subs。前阵子还勇斗过小偷的主唱抗猫女士，是我心中的偶像级摇滚战士。她每回上台，都能变成一包 TNT。尽管乐队在风格上似乎还难以突破 At the drive in 等乐队的影子，这回的演出状态也谈不上最佳，但抗猫的能量实在可以压倒一切。更何况还有吴昊这样优秀的吉他手。

痛苦的信仰最后压轴，等等，他们压了多少年了？但今年还得上。因为这样最保险，最正确，最妥当。再说，没这样的安排，怎能彻底的展现出音乐节胆小、认怂和拒绝进取的精神？

他们要上场的时候，我们从小舞台那边，也就是 Mini 迷笛的场地赶过来，赶到大舞台前。等于是回到了根源迷笛、原装迷笛、主流迷笛、怀旧指定专用迷笛的场子里。因为有个朋友迄今还没有看过痛仰的现场。

那就一起看看，说圆梦也好，告慰青春也罢，都行。

但等到高虎唱第三首的时候，他还是跟我们一道折回 Mini 迷笛，也就是说又回到分岔迷笛、变种迷笛、新生迷笛的怀里去了，没办法，年龄大了口味变了，错过的就错过吧。再扯着头发和耳朵去听没了感觉的东西来怀旧，实在有点自我欺骗和撒娇的嫌疑。不如踩着泥水随着心性，回到小场子看看 D1 D1 D1。

D1 D1 D1 非常棒，架构谈不上复杂，但充满偏执的、说一不二的能量，那些让人爽的连环爆炸利索的紧，果断的稳。唯一可惜的是时间太短，或者说我们回来的太晚。十分钟后，他们的演出宣告结束。

这支高分贝组合一停下来，自己耳朵眼儿里的海淀公园，就蓦地显出格外的安静。这一下降临的安静啊，里面还夹带着点雨水的湿润，以及筵席散掉杯碟儿撤走的感伤。

此时，大舞台那边的歌声还在继续。有些人的节日已经画了句号，更多的人正在放最后的焰火。

大家想了想还是决定喝点酒再走。于是几个人开喝，顺便听到了开头提到的那串祝词。

也罢，光荣属于大局，啤酒属于庙会，各得其所。